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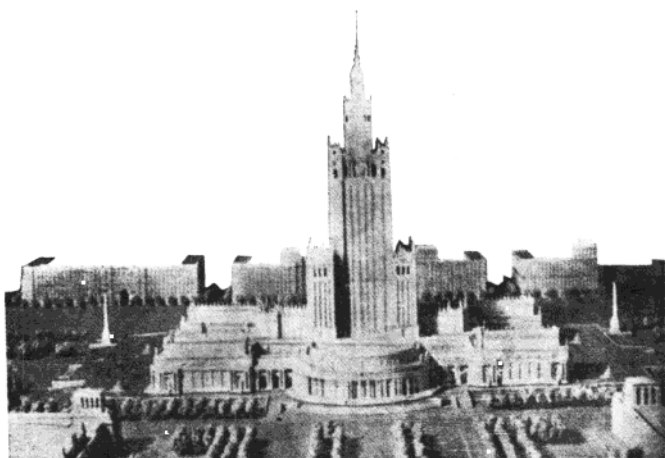
科 学 译 丛

波 蘭 的 科 学

狄姆博夫斯基著

科 学 出 版 社

CAL 67/04



苏联贈送給波蘭的華沙科学文化宮

序

1951年7月，在華沙舉行了第一屆波蘭科學工作者代表大會。這是幾個月來有極大多數的波蘭科學家和學者參加的籌備工作的成果。有關這次大會，曾舉行了數百次的會議和討論，並提出了數目在1,300以上的報告。

出席這次大會的有波蘭各種科學部門的代表1,600餘人，還有從國外來的許多傑出的科學家，其中包括代表倫敦皇家學會主席向大會祝賀的英國皇家學會會員李約瑟博士（Dr. Joseph Needham, F. R. S.）。

代表大會的最重要的收穫是決定設立一個波蘭科學院。科學院要成為波蘭的最高科學機構，它的目的是發展一切部門的科學，研究並進一步發展科學思想界的成就，並且使科學在波蘭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得到最好的利用。後一目的在科學院成立一年後舉行的全體大會上已作了詳細的研究。

在1952年4月以前，科學院的組成人員已經選定。一個新的28層大廈（扉頁的圖）已在華沙中心地帶開始建築起來，其中將設有科學院的辦公廳、展覽館、劇院、電影院和音樂廳。這座將在1955年完成的科學文化宮是蘇聯贈送的一個禮物，所需的材料及技術人員都是由蘇聯供給的。

這裏轉載的報告是伊安·狄姆博夫斯基教授——現任波蘭科學院長向第一屆波蘭科學代表大會所致的開幕辭。

書号: 0392

(譯) 244

定價: (S)0.36元

目 錄

序

一、引言	1
二、波蘭科学史	2
(一) 1914 年以前的時期	2
(二) 兩次大战之間的時期	6
(三) 战後時期	12
三、代表大會的筹备工作	20
(一) 波蘭科学院	23
(二) 科学学会	28
(三) 科学出版工作	31
(四) 科学圖書館	34
(五) 科学普及工作	36
(六) 科学工作人員的訓練	39
(七) 結語	45
波蘭科学院的主席团和委員名單	47

一. 引言

这次大会对波兰科学來說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它是在我們國家裏举行的首次的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代表着人類知識各个部門的波兰科学家和学者集会在一起，來討論波兰科学的組織和發展方向，这还是第一次。今天，跟我們科学家們在一起的有我們議會、政府、党和勞動人民、合理化建議者和工人積極分子、青年和教師的代表，还有从其他國家來的著名的科学界代表。这样多的和这样优秀的人們齐聚在一堂，標誌出科学在人民波兰所起的新的和特別重大的作用。

科学是一个偉大的建設者，它促進並加強我們國家的建設和恢復，以及我們國家的工業、農業、礦業、林業、運輸業和我們國民生活的許多其他方面系統的重新組織。科学滿足國家的精神需要並建立起國家的文化。通過對我們國家歷史、語言、文學和藝術的研究，通過人類知識整個領域科学思想的擴展，科学正幫助我們建立一个新的世界觀。科学正幫助我們同其他國家發生文化上的接觸；它使爭取進步、爭取各國的友誼與爭取人類幸福所作的共同努力成为可能。

第一屆波兰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本身有着一个崇高的目标。它將討論如何創造一些条件使波兰科学可能为人民的利益和人類文化的利益而發展。

二. 波蘭科學史

(一) 1914 年以前的時期

說明一下我國由社會變化而產生的制度上的改變跟我國科學的發展和方向之間的內部聯繫，對我們的科學史專家來說是一件極有價值的工作。同時，它也是一件很艱巨的工作，應由專家們集體來研究。我認為可以這樣說，過去我國科學的發展，在極大的程度上，是依賴於資本主義制度的。它的特點的形成是由於它是在一個缺乏國家主權而被分割了的社會中發展起來的。

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波蘭科學產生了许多真正燦爛的科學研究的成果，也產生了许多在世界知識發展過程中起了顯著的影响的傑出的人物。這個時期中，只提一下學術的某幾方面，我們就有如下的學者：藝術方面有利里威爾、克拉茲柯、柴傑諾察、克爾松、史米列夫斯基；物理方面有斯莫魯佐夫斯基、斯克魯陀夫斯卡-居里、維特科夫斯基；化學方面有馬契斯列夫斯基和能基；地質學方面有陀彌柯和柴爾斯基；動物學方面有德博夫斯基和納斯博姆；植物學方面有斯特拉斯堡和拉西博爾斯基；生理學方面有西布爾斯基和波彼爾斯基；醫學方面有台契曼、柴莫諾維奇、格魯金斯基和格利佐夫斯基；技術方面有茲佐特、那魯陀維奇、埃勃曼。他們都是偉大的名字，足以豐富任何國家的科學的。由於他們在波蘭無法找到適當的工作，他們之中許多人都作為僑民而在國外生活和工作。像斯克魯陀夫斯卡-居里在巴黎工作，陀彌柯在智利，柴爾斯基和德博夫斯基在西伯利亞，那魯陀維奇在瑞士，斯特拉斯堡在德國。雖然他們的事業在國外發展起來，而且受到外國環境的影响，但這並不能減少他們對波蘭文化貢獻的意義。這些人物的存在，證明了我們民族的偉大才能和無限的生命力。

過去在國內，科學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被我們大規模的綜合性的科學學會所支配着的。這些學會的歷史是社會環境影響科學發展的一個很好的說明。這些學會雖然有很多的缺點和錯誤，但是它們卻代表了我們科學中一種進步的因素，因為它們是科學家們一定的組織形式與集會場所。

波蘭科學院是在1872年被建立起來的，它是1815年前已經存在的克拉科夫科學社的繼承者。科學院舊的章程的第一條中寫明：“克拉科夫科學社從而改變它現有的名稱，而改為克拉科夫科學院。”

克拉科夫科學社雖然不久就改組成為波蘭科學院，但還得承認，在改組後的整個機構和工作中，仍明顯地保存了克拉科夫科學社的殘餘。如所周知，在它成立之初，許多進步分子，其中不是知名之士，曾為克服學術上的宗派主義和擴大科學院的範圍作過鬥爭。雖然如此，即使它對國家做過許多事情，科學院仍然保留一些地方性的形跡。

這個科學院過去所感興趣的，一向是人文科學方面，特別是波蘭問題。1938年科學院的秘書長史丹尼斯拉夫·庫特茲巴寫道：“科學院把科學和知識的各个方面都包括在它的活動範圍之中，雖然特別注重於那些保持民族風格的重要方面——歷史，語言，人類學，但它也不斷地擴展它的涉獵範圍。它並不單單限於研究波蘭問題，而在這些問題以外，也從事於周圍的世界特別是斯拉夫世界以及關係着整个人類的問題特別是廣義的數學和自然科學等方面的研究工作。”事實上，雖然這個科學院對一般問題均感到了興趣，但是它的成就還是在於民族問題方面。至於很多自然科學、醫學或數學方面的往往有價值的工作，這個科學院僅僅起了組織討論和出版論文的機構的作用，而這些研究工作却是在這個科學院以外進行的。這個科學院沒有科學研究所，本身主要的是從事人文科學方面的出版工作。

但是，科學院的最大貢獻我要強調指出的是：在舊波蘭沒落的日

子裏，克拉科夫科學院是一個重要的中心，環繞着這個中心結合着知識力量和民族希望。為了維持這個科學院，公眾所給予的慷慨捐獻是巨大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這個科學院沒有足夠的資金，而僅僅是依靠着奧地利一點很少的補助費，但由於許多私人的慷慨捐輸，使科學院能夠積累了許多的基金而維持了許多年。在統一波蘭社會的任務中，這個科學院的工作是值得特別表揚的，在我們民族面臨最艱難的時期中，它帶頭為統一團結民族而工作，它關心到波蘭文化和傳統，這是值得我們今天衷心感謝的。在這個科學院的早期，當我們人民受到失去他們民族性格的威脅的時候，科學院為研究民族歷史、語言和文化的号召是一個重要而進步的社會行動。

華沙科學社是以另一路徑發展起來的。它是由 150 年以前成立的舊華沙科學聯誼社產生出來的。它成立在有過多次社會變革的華沙。从成立的初期起，科學聯誼社就不是一個科學愛好者的協會，而是一個由從事實際工作的科學家和積極從事於教育事業的人們所組成的組織。這個科學聯誼社的特點是它在工作上突出的社會性質。它的科學工作大都是致力於社會需要的問題。在華沙公國時期與波蘭王國建立的初期，這個聯誼社的發展達到了最高峯，對社會起了巨大的影響。史丹尼斯拉夫·斯大茲克的被任命為聯誼社的主席，是一件很重大的事情，他不單是一個傑出的學者，而且是一個著名的組織者和社会工作者。十九世紀初進步社會的潮流引起了社會風氣的改變，青年覺得難於加入學會，而老一輩的人物固執地保守着同民族生活已脫節的古典清規戒律，這個聯誼社因而就不可避免地漸漸走向僵化。它缺乏真正活潑的生命力而漸漸失去了羣眾。當十一月起義時，這個聯誼社中斷了活動，而在 1832 年，沙皇政府解散了這個聯誼社。

經過 75 年後，於 1908 年，這個聯誼社以華沙科學社的名義復活了。从它的成立起，新的科學社就沒有打算和克拉科夫科學院競爭，但是在兩個組織之間劃分了一條清晰的界綫。“克拉科夫科學院授予會員（院士）頭銜作為一種榮譽的表示，但它並不要求會員直接參

加它的工作，但我們却要求會員參加科學工作和會議。”1908年，杜寧給理事會寫了一份報告書，其中指出成立研究所的必要性，他認為學社不應當是純學院性的。杜寧寫道：“如果失去了我們自己的科學，那麼我們只能充當消化別人思想的角色，而將使我們空洞無物，毫無創造能力了。”

隔了幾年之後，這個學社開始設立研究所。這樣的研究所組織不少，而且有一些到今天還在工作着。這些研究所是：化學、細菌學、人類學、礦冶學、神經生物學、放射學、生理學、動物學、血清學、生物學、實驗形態學和氣象學；在維格利湖(Wigry Lakes)有一個水族館，有一個歷史陳列室與其它一些研究中心。尼恩斯基(Nenski)研究所今天是一個獨立的國立機構，它是由這個科學社所管轄的一些實驗室合併成立起來的。成百的研究工作者曾經一度在這些實驗室中工作，其中有許多現在正領導分散在全國各地的科學研究中心。華沙科學社可告自慰的是：它採取了正確的道路，通過研究所的創立組織了科學研究工作，並培養出大批的科學工作人員，為國家服務。

自由的潮流，從法蘭西、俄羅斯、意大利、波蘭聯邦向全歐洲蔓延着。各地的民族都盡力為自由、為一個具有社會主義的新制度而進行鬥爭。從而來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世界的面貌變了，我們國家的社會制度也起了根本的變化。

這些巨大的變化，在我們民族生活中造成了一座分水嶺，但在我們科學社工作中卻沒有得到充分的反映。科學社還保留着一種在舊時代裏雖稱為進步的而沒有能隨着民族的生活一道前進的舊傳統。在民族被壓迫的年代裏，科學社曾經在社會中起了很大的影響，幫助社會保全了波蘭科學和文化的傳統。在這方面顯出了它們對民族的偉大貢獻。

現在情勢有了根本的改變，在過去的幾年中，波蘭已有了巨大的進步。完全新的任務和要求已經提出來了，而科學學社的組織不論在那一方面都不能適應這種任務和要求。今天，波蘭民族的各個階

層正圍繞在社會主義建設的周圍，而我們的任務也伸向未來；各階層的人民都關切着波蘭的經濟和文化的建設、社會主義的新制度的建立和同別的國家的和平合作。這些就是我們現在的偉大目標，我們必須為完成這些目標而奮鬥，這些目標所交給我們的重大任務就是培養新的幹部。我們舊的科學學社是不能勝任這個工作的。因此，我們必須宣佈克拉科夫科學院和華沙科學學社的出色的歷史任務已告終止了。

（二）兩次大戰之間的時期

在1918年波蘭重新獲得獨立以後，新的統一的國家就意味着一個重大的科學復興。波蘭的科學家和學者們為他們有了自己的自由國家而感到極大的鼓舞。

許多一直住在國外的著名學者回到了波蘭。新的高等學校迅速建立起來，許多教學機構開始了科學研究。在這段時期，波蘭科學在許多方面很快地就獲得了重要的成就。數學方面出現有巴納契、塞爾賓斯基和馬楚爾斯基維奇等學派；動物學和寄生生物學方面有加尼斯基學派；生物化學方面有拜拉茲維奇、巴爾納斯和普爾茲利斯基等學派；血清學方面有赫爾茲菲爾德學派；生理化學方面有斯維托斯拉夫斯基學派；此外還有製圖學方面的羅美爾學派和一些研究物理學、地質學、植物學、水生生物學方面的學派；同時在藝術、醫學和技術等各個領域中，布拉維農業經濟研究所和華沙國家衛生研究所在科學發展方面曾起了重大的作用。在我們提到的學科當中，有些得到了顯著的發展，特別是波蘭的數學，它對世界學術的發展曾作出重要的貢獻。我們大家好像都有這樣的感覺：波蘭正在大步走向一條燦爛的文化發展的道路，在這個新的自由國家裏科學事業會獲得可能存在的最好的條件和支持。

但是，實際情況卻與這些期望相矛盾，開始很富有活力的科學運動逐漸停滯下來了。這是由於很多因素所造成的。我們積極的科學工作者們在每個不同的科學領域中的一些真正重要的成就，是我們

应当感激的，但是他們帶給自由波蘭的學問和專門知識是屬於過去時代的，並且往往是來自別的國家的。兩次大戰之間 20 年的時間還不足以產生出能够繼續發揚舊傳統的繼起人。因此，雖然事實上可以舉出許多重要的成就，而這些成就却不是這個時期的產物，大部分都是前一個時期的研究成果。科學漸漸成為一種不為人注意的事業，而愈來愈多的青年們都把眼光轉到更能獲得實利的職業上去。

這種不容爭辯的事實是和當時的社會情況有直接的關係的。我們重新獲得的政治獨立並未能使社會解放與之俱來。統治着共和國的資產階級愈來愈依賴外國資本了。兩次大戰間由地主和軍人集團統治的波蘭日益法西斯化，而採取帝國主義的而且往往帶冒險主義的政策，這給科學發展帶來了極端不利的影響。掌握着國家經濟生命的資本不允許那些危害它的利益的學術部門的發展。跟日常必需品有直接關係的各門科學中，情形更是如此，而這些日常必需品大部分都為外國資本家所把持。例如，巴比亞尼斯的吉巴 (Giba) 工廠的董事會卻設在瑞士的巴塞爾 (Basle)，這個董事會給該廠所製訂的生產計劃產生了這樣的事實：煤焦油從波蘭運到瑞士，而把那些不允許在巴比亞尼斯工廠生產的煤焦油的顏料產品運回羅茲。結果，顏料科學在波蘭得不到發展。索爾威公司的辦公廳不在梅特威或博來克、法利斯基，而設在比利時的布魯塞爾。我們的光學工廠只有接受 25% 的波蘭定貨的權利，而波蘭在這方面大部分的需要品卻由國外光學工廠供給。由於對波蘭光學工業忽視的結果，與它有關的各學術部門也就得不到發展的機會。在波蘭積累起來的獨佔資本被用來對以電力生產進行殘酷的剝削，在這種情況下就很難談到力能方面的技術改進了。在波蘭電力工業中有着許多企業和同業組織，它們的生產達到波蘭所有電力生產的 65%。按照官方的統計數字，外國資本在波蘭鋼鐵工業中超過 50%，在化學工業中佔 60%，在石油工業將近 90%，而在電力生產則佔 80%（實際上可能更大）。

在農業方面，根據記載，甜菜種植的巨大成功給農民帶來很大的

利益。另一方面，虽然馬鈴薯在人民的食品中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因为不能賺錢，实际上幾乎沒有人种它。对農業科学的要求是完全由大資本家提出的。但是还不止於此——道尔考夫斯基由於缺少資本而不得不放棄他有名的种植馬鈴薯的方法。这就使得波蘭充滿了來自德國的低劣品种。在農業机械化方面沒有一點進步；为它服务的農業机器工業陷於停滯，因为在地主和从事農業的資本家手裏有廉價的勞工，他們对農業机械化也就不感兴趣。

这些少數的零散的例子，如全部列举起來还有能够超过許多倍的數目，清楚地說明了科学是怎样跟着当时的社会制度相關的。

在这种环境下，很容易了解所有为資本家服务的政府，在有關於科学的事情上，用心是怎样的狹隘而片面。这是这一段時期中科学日益落後的原因，因为科学經常不能得到它所急需的資金。在第二次大战之前的幾年当中，開始作过各种各样的緊縮和節約。在高等學校裏一些講座被廢除，學生數目減少。比較一下 1933—1934 和 1937—1938 學年中，可以看出一系列的數目，講座从 63 降到 61，學生數目从 43,000 下降到 37,500。教育水平是低落的。在 1928—1929 年度只有 60% 升入大學的學生，得到學位或者最低級的文憑；只有 3% 的學生得到博士學位。國家和教授們都不能从这种嚴重情況中找出一條出路。由於知識分子中間失業的不斷增加，這種情況甚至更投合當時政府的心意，沙納雅政權的教育部長居然敢對一個學生代表團說：“你們學生太多了。”

有進大學的機會的，主要是資產階級或官吏的子女。很高的學費，在私立學校中達到每月 60 茲羅提，中等學校對學生的關門主義，和對學生的極端貧乏的物質援助，這種種都使青年工人和農民很難受到教育。符合政府的一般政策，所招收的學生大部分是極端反動的。兩次大战之間的波蘭情況，對於曾經在俄國科學研究機構工作過的波蘭學者來說確是一件令人驚訝的事情，在俄國科學研究機構中學生是在車爾尼舍夫斯基，杜布留勃夫和彼塞耶夫的影響下培養起來的，而且在那裏總有着一種進步的、甚至於革命的因數。

國家主義組織和大學以及專門學校裏學生團體的活動破壞了學校的研究空氣，參加團體的人員不從事學問而從事騙人的政治活動。有一部分學生對少數民族的态度完全是罪惡的。我不願提起我們這一頁陰沉的歷史，和野蠻的種族歧視的表現——這些都還活在我們當中許多人的記憶裏。在兩次大戰之間，這類學生在一些教授當中得到完全的支持。當政的集團就這樣極其魯莽地利用學生來保護他們自己的自私利益，或者他們的幕後人物的利益，而這些人跟科學和文化極少有什麼共同之點。然而，我們不能從這些事情得出一般性的結論。我們還有進步的學生組織，英勇地為自由民主而奮鬥，這種團體的成員今天在社會主義建設中起着重大的作用。但是在兩次大戰之間的年代，進步青年還沒有做到改變國家的面貌。

波蘭的青年是照西方的標準訓練起來的。德國科學被認為是最高的權威，它的巨大的影響就是我們科學的鐙鑄。後來，美國科學代替了德國科學。我們和蘇聯的進步科學卻幾乎完全隔絕，建立進步的科學思想核心是極其困難的。自由波蘭大學，從前就是科學課程學會，是曾給國家做出很大貢獻的一個研究機構，華沙工學院，中央農業學院和新聞學院都由此產生。為了學術上的權利得到承認，科學課程學會作過很艱苦的奮鬥；它受到許多大學人士的反對，儘管許多教授年青的時候都是科學課程學會的講師。

波蘭的進步學者很難找到適宜的工作位置，或者必須旅居到國外，或者為了得到在科學領域中工作的機會，必須進行艱苦的鬥爭。他們中間許多人都不贊成當時波蘭的情況，但是很少有人從事公開的鬥爭去改善這種情況。比較常見的是科學家竭力隔絕世務；而且，由於厭惡當時的氣氛，把自己關在書房和實驗室裏，完全一心一意致力於研究工作。這樣並不能夠產生很好的效果，因為科學不能是一種暖室裏的植物，它不能脫離社會生活的脈搏，不能沒有接觸、合作，和對可爭論的問題展開客觀的討論，而獨立生存。但是這些科學家寧願不觸及這些可爭論的問題。反動勢力在很大程度上支配着我們的科學，不管個別科學家怎樣指責反動的傾向，但是敢於公開批評這些

傾向的人是極其少有的，那些敢於批評的人受到各種各樣的迫害。但是在這塊漆黑的圖畫上有着明亮的一點，就是進步的青年大都跟隨他們，而且他們把最有價值的青年學生的力量團結在自己的周圍。

波蘭科學的一個特點，尤其是在兩次大戰之間，是傾向於一種多少是沒有目標的收集工作。收集的範圍，從民歌和方言習語到蝴蝶和礦物，無所不包，通常不做任何綜合的嘗試。一般是不斷地追求事物的各種原因，但是不了解科學是發現真理，而不是為了支持一個正確性不再有疑問的觀點去作證據上的無止境的收集。對西方科學的完全依賴性，強烈的世界主義傾向，以及對自己能力缺乏信心和害怕“冒險”，阻礙了我們許多科學家解決根本性質的問題。

這種情況造成很多後果，而且是不利於科學的發展的。科學上到處存在着這種情況就導致人力的分散和浪費。科學跟當時生活和其需要的脫節就使科學研究計劃蒙受不良的影響，使它變得愈來愈空洞。各種科學研究領域之間的不協調，為科學而科學的教養，和所謂沒有計劃思想領導的、自由放任的工作都意味着完全不了解科學的社會任務。科學不僅應該為社會的物質和精神需要服務，而且應該從社會方面吸取重要的問題，作為研究的對象。

跟生活這樣的脫節，使我們許多科學家和學者對理論和實用之間的關係持有錯誤的看法。我們必須在這裏插幾句話來澄清這個重要的問題，這個問題常常是我們彼此間互相誤解的原因。

自然，有沒有和應用科學相對的理論科學，能不能說有純粹科學和應用科學，這是一個可以爭辯的論點。解決這個難題不是我的職務。近代科學包括的問題範圍很大，以研究的對象和方法的觀點來看，都是互有區別的。這就是為什麼很難找出所有科學的共同因素的原因。但是，困難的來源不在科學本身的性質，而在科學家的態度。一個那怕是研究知識中最抽象的部門的科學家也不應當和生活脫節，否則他就會失去對現實的感覺，而他的工作就不會獲得成績。沒有一種完全和生活脫離的科學，而且也決不能武斷一個理論問題沒有實際的應用。巴斯德沒有想到他對自然發生和生命起源問題的

研究会帮助罐頭工業的發展。爱因斯坦沒有預見到他对能和物質的關係的抽象研究会引到原子能的放射。我們不反对从知識的需要而產生的抽象思考，这是幾千年精神文化的產物，我們不願也不能使它貧乏。我們不反对完全献身於自己選擇的一種科學領域中的工作的科學家。相反，这却是深刻理解科學問題的必要條件。巴甫洛夫在一封寫得很美的給蘇聯青年的信裏寫道：“記住，科學要求人拿出整個的一生，即使你有兩次的生命，也還嫌太少。”但在同一封信裏，這位偉大的生理學家警告年青的科學工作者，不應該把收集實驗的材料看做最後的目的，而把自己變成不過是事實的保管人，而且應該去發現控制事實的法則和關係。科學家應該有主動的態度，這是事情的本質，研究某種科學問題的工作者不能不關心他的努力在人類知識系統裏的地位。他不能不關心他的努力是否對科學的真正進步做出貢獻的問題。從開始起，科學家就應該知道他的工作是要導致某個重要科學問題的解決。他的貢獻可能很小，像加在聳立的知識大廈上的一塊磚石，但是它應該是建築大廈路程上的一小步。科學家為了滿足自己而做的工作和祇意味着在他的成就表裏又多了一項的成就，都是不符合於我們必須對波蘭科學作的要求的，這一點必須說明清楚。

關於這一點有兩種相反的看法，都是錯誤的。一種含有狹隘的實用主義，它要求一切科學研究應該時時想到直接的實際應用。例如，它應該解決生產問題，並且應該只許研究這些問題。第二種看法來自學者對實際應用抱有的貴族式的輕視，這些人站在純粹知識的高峯，對他們的科學在生活中的影響不感興趣。我們必須對這兩種看法做鬥爭，但是尤其是第二種看法在波蘭是更其普遍的，對社會的害處也最大。

科學成就的實際應用不僅僅在滿足物質需要上有它的直接效果，但是它也滿足人的精神需要，賦給他內在的力量，鼓勵他對建設新的現實世界的偉大工作採取積極的態度，了解這一點是很重要的。

兩次大戰之間時期的科學家很少了解這一點，這是我們科學的

缺點的主要原因之一。儘管有我們已經提到的一些重要成就，波蘭科學給予波蘭國家和人民的比起它在另一種不同社會制度下能給予的要少得多。它被許許多多的錯誤態度阻礙着，這些態度的根源是出於當時社會制度對科學所起的影響。我們應該以歷史的眼光重新考慮這些問題，免得我們自己再犯同樣的錯誤。讓我們指出我們科學中所有帶着創造性和進步性的東西；我們為它的崇高理想而自豪。但是我們要清除一切對今天科學沒有用的東西。對理論和實用關係的類似的錯誤看法在今天還是普遍存在的，我們必須做重大的努力來徹底澄清這種看法。

(三) 戰後時期

沒有人還要別人來提醒這樣的事實：第二次大戰結束以後的短短幾年中，波蘭的面貌已經改變得比過去歷經朝皇帝和將軍的一百年的還要多。從我國遭受可怕的破壞後的短短幾年中，我們已經能夠看到它怎樣燦爛地在新的基礎上重建起來，國家社會制度改變了。新的需要和希望產生了。由於我們社會組織的改變，更緊密地和蘇聯合作已經成為可能而且日益緊密。各人民民主國家獲得了自由，並能夠從事和平建設，均應歸功於蘇聯。新的情況產生了新的要求，而這種要求在目前情況下的波蘭科學是不能滿足的。

1945年戰爭結束之後，我們的國家是到處一片廢墟。我們必須在僅有的基礎上，重新建設毀掉的城市和鄉村，工廠和作坊，工業，運輸，造船，醫院，學校和成千成萬的科學中心和科學研究所。波蘭在短短幾年內完成了這樣一件巨大的任務，在工作效率和偉大的組織才能上是值得大大讚揚的，但是成就還不止於此。我們不是重建華沙，而是建設一個比舊日華沙好得多的新的華沙，一個有寬廣街道，舒適住宅，許多公園和綠色廣場的華沙；我們正在建設一座新的自由國家的美麗的社會主義的首都。我們正在建設一個新的經濟制度和新的工業；我們也在建設一個新的社會主義制度。我們的人民已經了解到工人在新制度下正用自己的雙手，為了自己和他的親人，建設